

职业生涯（三章）

杨永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彩达小学

[摘要] 本文对作者职业生涯趣事进行阐述，分析了教师教育方法要适当适度。

[关键词] 教育；教育思想；教育职业记事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8.1634

一、职业生涯记趣：掐架儿

两个个头最小的男孩子，一个扭住一个的臂膀，相互较起劲来。

这次是体育课最后面一个环节，自由活动的时间。孩子们分作几处，其中有两拨儿在跷跷板和漫步机上面玩耍。离他（她）们三五米，我靠在腰背按摩器上“看守”着——这器械离地面较高，我禁止孩子们来这上面玩儿。一会儿的功夫，那俩小家伙就掐起来了。见他们相互扭住，我并没有立即出声制止。我端起手上手机，做出“录像”的姿势，对在场的孩子们说，来，给他们录个影！

——我原以为只要一开录影，他们就会停下来，就像以往我用了这个“招数”之后那样。哪知那俩小家伙当时都被自己的愤怒充满了，都变成了自己的愤怒本身。他们根本没理会我这个身份特殊的“观众”，更加起劲地扭着对方，想把对方制服。那个个头稍高一点点的小家伙，他把对方抵到围墙上，猛然发力，把对方弄了一个大趔趄；对方，窄脸孔的小男孩，他立马攢起身子，更加猛烈地反击。我授意一旁围观的两个大点的男孩，要他们上去将那俩人分开。我本来以为一场小纠纷就此结束了，男孩子打架，很正常的事情，没必要上纲上线地板起面孔进行“说教”；再者说了，那也是两个平时最不稳妥的小家伙，几乎每天都有人状告他们在班上搞事儿。

哪知不。这只是剧片的“第一幕”。

分开以后，那个窄脸孔的小男孩仍然同几个女孩子在漫步机上玩耍：坐在器械脚踏板上面荡秋千。男孩子的玩伴，一个平时嗓门忒高的小女孩子，她突然指着男孩子的眼睛大叫起来；男孩子呢，本来以前为了请假就在课上“表演”过几次“受伤”，这次是受到了玩伴惊叫声的“渲染”，顿时哭叫起来，一边抚弄着自己眉骨上方那个肿起的小包。

我凑近了细瞧，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肿块，略微泛青，肯定是方才那个“对手”给弄的。我拿手拂了一下小男孩的脑勺，说不要紧，叫他别那么夸张。哪知他并不领情，猛地撸开我手臂，恶狠狠地吼叫着。我看到了他小小眼睛里面迸射的怒火，心里乐了：那股子狠劲儿虽然还谈不到用“血性”“阳刚”之

类的大词来描摹，但至少算是一种“硬气”吧，是将来他漫长人生中可以用来给自己生存“垫底儿”的东西之类的什么。

“剧目”继续上演着：顺着小男孩怒目相对的方向——顺着他厉声叫骂和手指怒指的方向，先前那个“对手”出现在了球场边儿上。窄脸小男孩冲开我的阻拦，飞快窜向“对手”：他们再次扭在了一块儿。

“片尾”是：我快速跑过去，稍一用力就拉开了他们死死拧住对方的手臂，然后我抓住他们后背的衣服，将他们两个拎到球场对面：我拎起，放下，拎起，放下。我一边走一边嘴里放着“狠”话。到了球场边沿，我双手抓着那个窄脸男孩把他抡着转了一圈，说要把他扔到围墙外面去——我当然注意了别把他给弄疼或弄伤。我想告诉他们，打架，愤怒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最终它是件力气活儿。他们那四五十斤重的体量，在一块掐架，顶多只能算是“演习”。

“结局”是这样：一两分钟之后，窄脸男孩子重新出现在排球场上。他马上加入了场上正玩的游戏，跑着，跳着，叫喊着，欢笑着。我走近了细瞧：他眉眼上方那个小小肿块已经平复，只有一点隐隐的淡青。另外一个“角色”，那个角斗中略占优势的男孩子，我在下课后拉住他手臂，也瞧了瞧他的脸：那上面有许多“痕迹”——白色瘢痕，已经结了痂的血印，几乎遍布了整个脸面，但其中只有一处是这次留下的“标记”。我抚了一下他的脑勺，要他以后别太“招闲”。他抿嘴一笑，跑开了。

最后是补录的一节：

我用大力拎猴子似的拎开那两个男孩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用语言的方式让他们住手。那个窄脸的、觉得自己吃了亏的小男孩，我从他盯着我的眼神里得出了这个结论。一个八岁的人儿，有那样的眼神，真的让人心头一震。那是怎样的愤怒啊，那一份来自小小自我的强烈诉求，我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这只是我要“补录”的其中一个节点。另一个节点是这样：我拎着那一对冤家走向场地尽头时，班上许多孩子跟在后面叫喊，欢闹。我用脸上的表情和嘴里放出的狠话“表演”着我“不满”。就听一个女孩子大声地指责和埋怨我手上拎着

的那两个淘气鬼：“老师有心脏病哩，你们咋还惹老师生气啊！”

——我肯定对他们（她们）讲过我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对他们（她们）讲过我心脏病的。

还在四月份我就发现班上有人开始弄留言册，到六一几乎人手一册了：各种装帧，各种式样和花色。打从他（她）们开始弄留言册那天，每天都有人缠磨我，要我给留言。我告诉同学们，我会在临毕业前集中一两天时间为他（她）们写留言。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怎么给他（她）们留言。

曾经有过好几次我在班上说，我要为他（她）们所有人写下一句话，这句话我已经想好了：

“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土地，但/谁是那个最好的你自己？”

我在班上一直倡导一个“理念”：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仅仅做一个“自然人”。我无数次地要求他（她）们“在现场”——“在自己的现场”：集中注意力把已经上手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我当然清楚，我所倡导的东西绝非短期内就可“见效”，可是，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这是我的“本分”：我必须首先亮明我自己的底牌——明知不可为而为。只有这样，这个过于实在的世界中你才可能“提取”到能够让自己“起飞”的东西。

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人生必须要有能够超越眼前这个实在世界的内容，人生才不至于完全沦为“生存”。用我的话说就是：“活出去”。

今天照了毕业合影，可能，这也是我这个学期最后一天待在学校里了——我已经被抽调出去去参加扶贫工作。今天必须把同学们的毕业留言写完。

我让人把留言册集中收上来。我针对每个人各自的个性特点写下了留言。同学们不知道，看似简单的一两句话，我用了多长时间琢磨它们的，临写前还左右思量了一番呢。

二、疑惑、反思与探讨：什么是正确的教育理念

教育首先是“启蒙”，也就是“去蔽”。基础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个“起始”——它具有“奠基”的意味。正确的教育理念因其内含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得以被肯定、倡导和推广。对未成年人而言，接受了正确的教育理念，他（她）在形塑过程中就可能呈现“正能量”；反之则可能“贻害无穷”。

这几天的学习使我颇有触动。同时也因为有任务要求，俺

就想，何不借助这个现成的平台，把自己平日里囤积的一些疑虑和思索“贡献”一些出来，供大家探讨，分享？当然啦——也供批判！

案例“寻找最美乡村女教师”中，教师陈万霞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做学生的妈妈，她其实就倡导了一种正确的教育理念。她用她的处置清楚地区分了“教育爱”和亲子之爱的不同。她告诉那个孩子，“妈妈的爱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正是基于这一人性化的理念，她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道德实践。当然，其中还必须包括她操持有度的处置方法等。

回头看看我们当下的一部分“现实”。

曾经一度，“别和陌生人说话”成为响彻街头巷尾的某种“共识”，进而成为我们校园内教导学生的一条“律令”。这不由得让俺疑惑再三。我不排除这一举措付诸实施的必要性。但如果把一种针对某一情况所采取的处置策略上升为一种理念，我觉得是不明智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审慎的。试想一下，在一个信任的空气已经如此稀薄的年份，人们如果依然固守着某个信条，不愿对他人出示自己那份基本的善意，长此以往，我们将如何在这个我们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世界上去继续生活？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写道：“我们将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传递给未来，我们的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执守书斋的人首先应当考虑的。”

但究竟该怎样操作，怎样处置，现就教于方家和诸位同仁。

还有一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固然希望生存是幸运的、顺溜的、如愿的，但生存同时也是粗犷的、冷硬的、悖逆的。只要活着，你就必须去直面，面对。试问，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做着自己感兴趣或者自己想和愿做的事情的？可是我们是否从此就不再做事？答案是显见的。——我当然不可能无视兴趣对于效果和成绩的重大意义。教学生“学会生存”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年，但我们自身为职业生涯所储备和编排的精神序列是否已经理顺？

世上从没有完满的人生，相反，欠缺和不幸倒常常是生存的底色与常态。事情做好做坏是一回事，但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做好做坏关乎“怎么做”，是方法问题；做不做却是态度问题。其间有质的差别。是否该不遗余力倡导只凭兴趣做事？作为一名教者，值得思量。

参考文献

[1] 覃布盛. 浅谈小学班主任工作方法与策略[J]. 教育界, 2017, (25): 9-10.